



■ 李建军 著

本色



联众出版

7247.5
133

李建军 著

本色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色/李建军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9

ISBN 7-5059-3391-4

I. 本...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40276 号

书 名	本色
作 者	李建军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邓壮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 刷	北京媛明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245 千字
印 张	9.5
插 页	2 页
版 次	1999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7-5059-3391-4/I.2580
定 价	16.8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内 容 简 介

《本色》是一部现实主义又略具浪漫色彩的小说,以行政监察机关组建初期与腐败现象激烈斗争的生活为舞台,通过四个不同类型案件精妙的查破过程,展示了跌宕起伏的故事和动人心魄的爱情。人物描写生动传神,无论干部、工人、腐败分子、个体户,其行为和语言均活灵活现,犹如就在身边。尤其通过对主人公王玉阳这个下层干部具备的英雄精神的刻画,体现了坚韧不拔、乐观向上、憎爱分明、宽和包容、正义大气、坦荡昂扬和民族精神。此小说为作者百万字长篇《本色》的第一部。

目 录

引 子 亮相	1
第一章 初战	19
一、切入	19
二、压顶	37
三、缚虎	54
四、姿态	64
五、传统	73
第二章 排陈	86
一、仕途	86
二、家访	90
三、宿怨	99
四、家话	107
五、怒凤	112
第三章 连环	119
一、街坊	119
二、酒宴	127
三、跪倒	134
四、较量	145
五、串案	158

第四章	保护	171
一、拍案		171
二、神医		179
三、论道		187
四、胸怀		192
五、神探		202
第五章	震荡	210
一、引进		210
二、酒吧		218
三、传授		230
四、汉奸		235
五、责任		242
第六章	年华	251
一、隐凤		251
二、移情		262
三、阴谋		274
四、倾诉		277
五、移花		290
尾 声	摊牌	298

引子 亮相

张文进在墙上认真测量着，比了又比，然后按照牌子的大小，在划定的位置上准确地砸下钉子，把牌子稳稳地挂了上去。他退后几步，左右端详，觉得很满意，转过头来向身边的两个副手说：“怎么样，挂的还正吧，高低也合适！”

听了他似问似答的话，吴波笑道：“你亲自丈量了这半天，自然挂的不错。”

刘玉夫见吴波唱起了赞歌，心想又让这伙计抢了先，自己也顺竿爬就没劲儿了，于是微微摇了摇头：“现在还只有咱们三个光杆司令，又是临时住在玉川饭店里，这牌子挂的也早了些。”

“招兵旗先要打起来嘛！”张文进仍然兴致勃勃地盯着他的招牌，那金灿灿的铜牌上，“玉川市监察局”几个苍劲有力的黑字深深凹嵌着。就这几个字，他硬是让市里书法第一高手老齐写了十多副，直到他满意了为止。现在看着牌子上镌刻的字与老齐所书毫无二致，他得意之情直上眉梢，心想写这几个字，只怕全国一流的书法家，也就这个水平了。

看着张文进喜孜孜的劲头，吴波心中暗笑，50多岁了，由劳动人事局长这个肥差平调监察局长，简直就是被捉了冤大头！可他还能打起这么大的精神，真不知他怎么想的。他偶一转头，看到李秀芝离着几米远甜甜地笑着站在那里。吴波笑了一下，似熟非熟地打了一个招呼：“是李秀芝吧，是来报到吗？”

李秀芝见张文进和刘玉夫都转过头，便左手握了右手，走到离张文进一米多远处，用软软的、细嫩的普通话说道：“局长们好！”一边问

候，一边笑着向三位局长点了点头，目光流转，分别接受了三位局长的注视。

张文进向她伸出手来，李秀芝不显慌忙，却很及时地跨前一步，五个指头都微用些力跟张文进握了一下手。李秀芝常见有的女人跟别人握手，指头只让人家握住一半，刚碰到人家就往回抽。李秀芝觉得那种清高完全没有必要，干机关更是如此，不但对领导，跟谁握手都要略有力度。

张文进笑道：“没想到第一个是女兵呢？来吧，都到屋里说吧。”四人都进了办公室，李秀芝走在后面，等三个局长都坐下了，在斜对着张文进的地方也坐下来。

“原来的工作交待完了吗？”张文进问。

“都交待完了。”李秀芝微笑着回答。

张文进满意地说：“你的动作很快，像当过兵。”

李秀芝本想说自己其实没有当过兵，觉得不好一来就驳一把手的面，就笑道：“也主要是因为咱们局给那边打了招呼，要求快些报到。所以那边就安排了接替我工作的人。”

“家里还有什么事情要处理吗？”

“没有，没什么急办的事儿。”

“很好，那就正式上班吧。”张文进说，“咱们虽然是今天挂牌，第一封举报信两天以前就已经到了。群众在督促咱们，咱们一开张，就不轻松啊。”

张文进脸色凝重起来。上任以来，他最操心的，就是他的队伍的素质。工作是新的，那是一个战场，厮杀将要进行；人员也是新的，又来自四面八方，需要组合，需要训练。但是他无法阵而后战，上级要求边组建边工作，举报信又如同群众向你擂响了战鼓。而这建局第一封举报信，偏偏就举报了市财政局副局长胡向淮的受贿问题。贿赂案件自古难查，胡向淮又不好斗，省里市里查过他两次都没有结果。然而这一切都还不重要，真正的压力在市委副书记陈庆祥那里。

主管干部、政法、包括监察的陈庆祥，在玉川市工作多年，县区和市直的干部安置基本是他说了算，是玉川公认的实力派。市委书记兼市长李云涛原是京城一位领导的秘书，听说不久就去省里，陈庆祥接任一把手几乎已成定局。这几年来，陈庆祥收受贿赂、腐化奢侈，在干部们中间已不是什么新闻。有几笔巨额的资金辗转到了他的名下，更是传得神乎其神，其中有些辗转关节就牵涉到胡向淮。因此调查胡向淮，等于是调查他陈庆祥，是查市里的二把手，查未来的市委书记啊！

查陈庆祥倒也不怕，自己 50 多岁，这监察局长无疑是最后一站了。就是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以“又臭又硬”著称于玉川。问题行政监察工作是分级管理制度，你只能管玉川市的正县级以上行政干部，你无权去查市委领导。所以你要跟陈庆祥叫板，即使那些传闻都是真的，你又如何下手？如果查胡向淮抓到了陈庆祥的尾巴，倒可以把材料往省里一交，然后只待看陈庆祥如何翻船。但是要抓住那尾巴，会是十分困难的。陈庆祥真正是精明强干一个人，仕途多年，那份融通练达确实生发出不少令人传诵的故事。要不是弄权受贿，腐败堕落，那小子真是个干家呢。张文进自觉得本事比许多人强，却不敢确认比陈庆祥高明。

张文进又想起陈庆祥在他上任时和他谈话的情形。“老张，你多年政声一直不错，现在要加强反腐败，市委常委都觉得你是合适的人选。队伍拉起来，总是要查案子，谁撞到了枪口上，那也没有办法。但是工作中你也要注意顾全大局，现在改革开放了，一些问题政策界限很不清楚，有的事儿还真不能快刀斩乱麻。你们一定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反腐败要搞，违纪干部要查，又要注意有利于安定团结。要避免搞得人人自危，查一个干部，把一个单位的工作搞散架了。监察工作怎样为安定团结服务，你们从一开始就要好好研究。”陈庆祥的话，是有伏笔的。

张文进知道，挑选他来当监察局长，市委常委意见是不一致的。

反对意见公开的说法是自己办事一向较真儿，怕当了监察局长下手没遮拦，会把局面搞乱。持这种意见的人，核心就是陈庆祥。最后李云涛出来说话，才算定了下来。对于这一项任命，张文进是有保留的。自己已是知天命之年，颇不愿张牙舞爪，四面树敌。然而组织上把自己放在了位置，无论从党性原则，还是依自己的秉性，都只能尽心竭力。再说，自己一向憎恶的腐败现象，现在能亲手将其扫除，自然也是一桩快事。

不过快事要办好，才能真正快活，不然反会弄得狼狈，甚至不可收拾。陈庆祥如果发现你打他的主意，他会毫不犹豫向你动刀子。

但是这吓不倒张文进，姓张的虽不敢说比你陈庆祥高明，却也不比你笨蛋。你依仗了身居高位，咱却有正义在手，既然免不了一场交锋，那就斗上一斗吧！凡事讲究开门红，这头一个案件一定要查好。查胡向淮是很难，又加上陈庆祥必然反击。不过要是真能查下来，却又可以树立起监察机关的威望。如果还能一举查出陈庆祥的问题，那才真正让 500 万玉川人出了口恶气！风险尽管很大，但值得。

当然，这头一个案件，绝对的需要精兵强将啊！即将陆续报到的部下们，能很快进入角色吗？

走廊里响起很重的脚步声，少顷走进一个人来，向着屋内的人淡淡一笑，说道：“我叫王玉阳，来报到。”

几乎每一个想调入监察局的人，都来找过张文进。而在此之前张文进只是在王玉阳档案中看到过他的照片，那是王玉阳在部队时的军装小照。眼前的王玉阳比他 34 岁的年龄显得年轻，脸上仍带着少许稚气。张文进迎上去和王玉阳握手，又向他介绍了吴波三人。

李秀芝见张文进让王玉阳坐，看到那把椅子位置略偏一些，便向王玉阳说道：“你坐在这儿吧！”然后站起来，坐到靠门口的椅子上。王玉阳冲她点点头，在让出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张文进盯着王玉阳简单地问道：“能上班吗？”

“上班。”王玉阳也简练地回答。

“都会些什么？”张文进又问。

“办案子还可以。”

“还可以是怎么说？”

“在以前的单位是骨干吧。”

“还会什么？”

王玉阳迟疑了一下，反问道：“咱们现在需要什么？”

“口气是不是大了一些？”

“不管是不是逼上梁山，先说说看吧。”

“配给咱们的轿车需要开回来。”

“没问题，我有正式执照。”

“但你已经十多年不干司机了，现在还行吗？”

“当职业干过的手艺，荒疏不了。”

“写过东西吗？”

“发表过一些东西，就是粗了点。”

“发表过的东西还说粗，不算实在话吧。”

“要与人家作家比起来，也就不算啥。”

“咱们刚开张，来个答记者问怎么样？”

“什么时候要？”

“明天上午怎么样？”

“就是这样。”

“回头给你一些资料。”

“这些天我也收集了一些。”

张文进感到舒畅。做了多年组织人事工作，他一向信任自己的眼力。一轮对话下来，他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会是他的得力干将。他看了看吴波和刘玉夫，吴波脸色还平和，刘玉夫已有些不耐烦了。他略觉诧异，随即便明白了，刘玉夫是认为王玉阳表现过多了一些。其实这不干王玉阳的事儿，是自己不断发问嘛。得，换一个话题算

了。张文进正想说什么，吴波却开了口。

“王玉阳，你在公安局干了几年？”

“六年多。”

“怎么调到水利局去了？”

“一句话也说不清。出来之后，对那一段的工作还是挺留恋的，现在调到咱们局，有一种归队的感觉。”

“监察局可不是公安局。”刘玉夫声音怪怪地插上了话，“公安局办案靠的是皮带和绳子，咱们这儿要靠真本事。”

王玉阳笑了笑说：“公安局办案是有粗的，不过大部分案件还是靠真功夫。像咱们市的5·30裸尸案，11·5杀人抢劫案，都破得漂亮，在全省介绍破案经验。用皮带抽犯人的情况，一般是强奸、抢劫证据确凿，受害人在那里痛苦不堪，罪犯却死不认账，才抽他们呢。”

刘玉夫冷笑一声：“照你这么说，连连犯纪律刑讯逼供都是有理由的了！既然公安局办案子都是真工夫，罪犯还会死不认账吗？他死不认账，你们多搞点说服教育不就行了吗？”

王玉阳看了看刘玉夫，对方不友好的眼神不稍掩饰。王玉阳不禁心中动气：我初到乍来，并没有触犯到你，什么道理如此咄咄逼人呢！难道就因为你是领导，非要我让你三分不成，那你就看错人了。于是他正视着刘玉夫的眼睛说：“如果说服教育能解决所有问题，那么办案子就不需要技术力量了。咱们的痕迹检验、法医、文检，都是要用来对付顽固不化的罪犯，询问中强调要注意运用证据的技巧，不是也说明确实有死不悔改的罪犯吗？”他声音不大，却带着不相容让的坚定。

刘玉夫感到了对方的倔强，觉得有些下不了台，不禁脱口而出：“这么说，你在公安局一定是最杰出的了，其他法纪机关都不如你们。”

“我在那里不过是学生。”王玉阳提高了声音，脸色冰冷下来，“公安上神机妙算的老同志多着呢，他们可以说是咱们市办案子最杰

出的，其他法纪机关不会有人能超过他们。”

刘玉夫涨红了脸：“那么你们公安上的人到了监察局，一定就是最出色的了？”

王玉阳哑然失笑：“工作还没开展，谁又能说自己是最出色的，你又能知道谁是最出色的。”

刘玉夫感到了自己的失态与难堪，他觉得造成这样的局面，主要是因为王玉阳那令人难以容忍的狂傲。心想今天输了招给你，也不着急，日子长着呢。于是他笑了笑，以尽量缓和的口气说：“年轻人不错，很直率。好好干吧，咱们刚拉开摊子，正是用人之际呢。”

王玉阳放松下来，他想也许是自己多心了，领导同志嘛，总是宽容的，不会因为自己多说了几句就记在心里，刘局长的那些话，自然是从多方面了解一下咱的性情和本事。即使自己的话使他尴尬，他也会理解的。人都难免好胜，他不也是想占上风头嘛。想到这儿，他愉快地笑了笑。

张文进看出了刘玉夫的勉强，也看到了王玉阳倔强而又纯朴的天性，他从心里喜欢这个干部。他向吴波和刘玉夫说：“考核的时候我了解过，玉阳办案子确实有一套。我看这建局的第一封举报信，就交给玉阳和秀芝吧。”他又向王玉阳说道，“你下午到市政府去，把分给咱们的桑塔纳轿车开回来，然后抓紧赶出答记者问。就开始研究举报信反映的情况。”他打开抽屉，拿出一封信晃了一晃，郑重地说：“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讲，党风和政风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如今我们这些人站到了反腐败的前排，只有加倍努力地工作。整个玉川都在看我们怎么开张呢，这是一封反映受贿问题的举报信，是咱们开张查的第一封信，交给你们啦。一定要查得清清楚楚，不能出模棱两可的结论。你们看完了信，尽快拿出调查意见给我。”

张文进把信放在桌角。他知道这实际上是在向陈庆祥开炮，挂牌的当天就将战火烧向负责监察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张文进那金戈铁马般地情怀中又裹挟着些许超然物外的自嘲：这真是一个戏剧性

的开端，先不去预测胜负如何，这开端那叫壮烈！又完全称得上是一个杰作，这杰作舍我其谁！即使这是三十多年风雨历程的最后一战，也完全可以告慰平生。

刘玉夫全身一下子都绷紧了：张文进来真的，这不是玩火吗？

昨天张文进把这封信让自己和吴波都看了，并问应该怎么查。吴波半天没吭声，自己说了一句：总得有了兵才行啊！有了兵，先摸外围再攻中心，一般都是这样做。当然那是一句推托的话，谁不知道胡向淮跟陈庆祥铁！谁没听说过陈庆祥那几件事儿呀！别说是刚开张，你就是已经干了几年兵强马壮羽翼丰满又有市里一把手支持，也不能揽这档子事儿！想翻顶头上司的船，最好的下场也是两败俱伤啊！这张文进，简直昏了头嘛！你当这是劳动人事局？那里是鸟语花香的世界，尽办好事的地方，这是监察局，是伤人又容易被人伤的地方呀！对举报信有的要查，有的是要压下来的呀！过去的皇帝还把一些折子压起来留存不发呢，凡事都要讲个后果嘛！不行，得说话，这火烧起来就不是一个人，城门失火都能殃及水中的鱼呢！他看吴波又弄深沉，就先开了口：“太早了张局长，还就这两个兵，人手根本不够。胡向淮又有对付调查的经验，举报信条件又不好，这个案子难度很大，弄不好会造成负影响的。”

“按你昨天的意见，先查外围嘛。”张文进转向王玉阳，“你们琢磨一下，先期调查不要惊动对方。”

张文进悠悠拿出一根烟点上，看了一眼吴波。

吴波心中自有计较。

这件事真的该查，党怎么能够容忍胡向淮、陈庆祥这种人呢！当然还得要能够查下来，不然就不如根本不查，不打无把握之仗嘛，党内难道只有一个胡向淮、一个陈庆祥吗！

两年前吴波和刘玉夫就跟胡向淮较量过。那时吴波在市纪委一科当科长，刘玉夫是他的副科长。有人举报胡向淮收受企业的录放机，案件是刘玉夫查的，搞了一个月没有结果，他只好亲自上阵，仍然

没有查下来。那时别说胡向淮不承认，连送东西的人也不承认。到化肥厂落实那台夏普立体声的时候，厂长吕金盛和他们大吵一场，弄得不欢而散，结果什么也没有搞到。后来他当了市纪委会常委，刘玉夫先是当了科长，不久调到市委办公室机要科，说是要提办公室副主任，但和自己一张文，来到监察局当了副局长。昨天研究这封举报信，张文进决心搞，说开门第一炮要来个响亮的，自己开始时没有表态，刘玉夫也好久才吭声。两年前可是还没听说陈庆祥那些令人咋舌的事呢，如今既然听说了，更得小心谨慎。当了监察局副局长，总要干工作，原则总是要讲。又要重实效，那叫实事求是。毫无疑问也得考虑个人得失，不违反原则情况下总要想想如何有利，现在哪个干部不是这样。张文进那样的干法不行，失败的可能性可以说巨大，对个人当然更无任何好处可言。人不能过于刚直，“峣峣则易折，皎皎则易污”。个人折污不说，工作还不是也要受影响。如果这监察局让自己来决策，从长远讲会比张文进干得漂亮。张文进碰碰钉子也好，他早点下去，自己就可以早点上来。所以当张文进昨天表示亲自抓这个案件之后，吴波表态等人员到齐后可以进行外围调查。

可是眼下才两个兵，张文进就把信往桌角一放，要求查个水落石出了。两年前只是查胡向淮收了人家的录放机，胡向淮就顶得贼死，如今揭发他受贿几万元，他更不会束手就擒！尽管如此，吴波决定支持张文进的意见。按原则，按上下级关系，按对个人利害的衡量，都应当支持。只是要把话说得平和一些，别把刘玉夫弄得不舒服。

“先让玉阳拿个意见看吧。”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刘玉夫只得点了头，又十分严肃地向王玉阳交待：“一定要认真分析信件，要多设想几种可能性。”

王玉阳听刘玉夫说出调查对象是胡向淮，心中顿时充满了轻蔑与厌恶。他知道胡向淮有一个住在省城的老革命父亲，老一辈人何等的磊落英武，党性原则就是他们的生命。他们是否想的到受他们言传身教的下一代，竟会出现不少胡向淮那样的人？如今说起干部子

弟，那千人冷眼，万张口舌可不怕株连四方，人们简直觉得你干部子弟各个都是饱受君子之泽，玩弄先辈事业，贪占国家钱物那一类角色。王玉阳看着那封信，又是愤恨又是刺痒。他如何不知道贿赂案件棘手，调查过程需要周密部署，而且不突破则已，一旦突破就要上人员、争速度，一鼓作气拿下来。现在着手调查，仅人员不足这一项，就让你十足的捉襟见肘了。但一把手下那么大的劲，又不好动摇他的决心，只有看自己的啦。王玉阳只觉那股好胜心膨胀起来：建局头一炮交给了咱，那还有什么好说的。条件越困难，越看咱的本事，充分调动多年的智慧和积累就是了。刘玉夫不是问谁最出色吗？哼哼，那就让你看一看！他不动声色地从桌角上拿起信，礼貌地递给李秀芝。李秀芝连忙伸出手来挡住，笑了笑说：“还是你拿着。”王玉阳也就不再推让，两人按照张文进的安排，来到自己的办公室。

五月的阳光透过通墙大玻璃窗，把室内映照得明媚灿烂。王玉阳推开窗户，窗外塔松的清香顿时迎面飘来，他深深一个呼吸，放眼望去，远处的凤凰山青峰叠翠，淡云绕腰。玉溪那一条碧水在山间若隐若现，行到山口处猛然从山崖上跌落，便失却几分婉约增添几多豪迈，乘一片水雾披扬流迳汇入玉川河，滔滔涌出山口，下了平川。说来也怪，这条玉溪水量不大，秋冬春夏却从不干涸，遥望南山瀑布历来是玉川市的一大景观，陶醉了多少忙碌在车水马龙灯红酒绿中的城市人。王玉阳却并不满足于遥望瀑布挂前川，时常在星期天或节假日，去那深山中野餐，或干脆拉起吊床风花秋月中彻夜与友人畅谈。他还结识了山中几个药农，翻山越岭跟人家学采药，采到好药时便与药农一起擦去泥土鲜嫩着就吃，真是其乐融融。

王玉阳知道今后一个时期是要失却那一份清趣了，哗啦啦领下来一大堆的活儿，你只好丢出几个解数，显些英雄本色。这张文进看来也是爽快脾气，不像有的领导安排太小儿科的一件事也生怕你干不好，左指示右交待的。亏得刘玉夫不是一把手，要不哪会有眼下这

痛快。当领导就得要知人善任，雷厉风行，说干就干跟沉不住气绝对是两回事。正所谓遇风好扬帆，见猎心自喜！王玉阳兴冲冲转过身来，看到李秀芝正向着他微笑，也友好地笑了：“咱们算是认识了，希望合作愉快。”

“今后还要请你多帮助呢！”李秀芝声音柔柔的，脸色很诚恳。

“客气了，一句老话，咱们互相帮助吧。”

“我可说的是真心话，办案子你是行家，咱从来没干过。”

“女同志，正规起来以后不会老抽出来办案。”

“办案子是主要业务，总还是熟悉一些的好。”

王玉阳赞许地点了点头，他开始觉得面前这个总挂着甜蜜微笑、操着柔细普通话的女人，其实是很要强的。他在交谈中仔细打量着李秀芝，她中等身材，年龄和自己相仿，白皙的长圆脸，单眼皮的眼睛总是微眯着带出些许笑意，体态丰腴匀称，上穿淡黄色衬衣，下穿碎花点长裙，两手交叉在腹前，显得朴素而又不失优雅。神态谦抑自然，出言谨慎得体。互相还不熟悉就要合作办案，这样的人会好相处。王玉阳拿出举报信说：“这封信你先看一看吧，我把答记者问抓紧搞出来，下午把车接回来，然后咱们一起商量调查方案。”

李秀芝感到茫然：“我先看？我能看出什么！我对案件调查一窍不通，看了也是摸不着一点儿头脑。”

“其实案件调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王玉阳尽量不使自己带出教师爷的口气，语调平和地说，“平时咱们看到谁有心事儿，谁生闷气，想让他说出心里话，想转变他的情绪，就要琢磨一些和他谈话的方法和技巧，这和案件调查的询问与访问有很大的相似。咱们搞监察的，办案子依靠技术力量不会多，多一些的还是问话。入门应该是比较容易的，然后就是细心和用心。你是属于很细心那一类人。”他看到李秀芝脸色微微红了，又露出甜甜的笑，也友好地笑了，忽然想来些许幽默，就伸出大拇指说：“要不了多久，你就会这个了。”

“看你把案件调查说成简单的生活对话了不是！”李秀芝笑出了